

集音韻言龍略陽林之韻略李季節音譜杜詩臺

取音與可北復集

良外史

陳新雄博士主編謂法言曰向來國學論文薈編

第二輯

于大成博士主編謂法言曰向來國學論文薈編

第二輯

之我輩數人定則定矣法言即燭下揮筆略記網紀後博問辨殆精華
於是妙餘學兼從薄宦十數年間不遑於集今返初服凡訓詁弟有丈
蕪界治聲韻屏居山野交遊雖絕疑或之所質問無從亡者則生死路殊
空懷可作之歎存者則背謄體局已報絕文之旨取諸家古今字
以前所記者定為切韻五言高已報絕文之旨還何煩拉未可懸
一藏之名山昔怪馬西之言大持已報絕文之旨是耳之口吃非是小子爭
翫乃述

刊證補缺切韻小第一

二十首五十四韻

右卷一万二千六十三字

二十九首六百三十六字四百零九字計一千六百亦四百一十六字一千五百廿二補舊

東德叔

二冬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三金石

四江

古聲

五支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六脂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七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八魚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九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十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十一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十二虞

元魚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十三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十四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十五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十六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十七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十八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十九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二十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二十一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二十二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二十三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二十四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二十五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二十六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二十七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二十八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二十九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三十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三十一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三十二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三十三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三十四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三十五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三十六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三十七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三十八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三十九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四十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四十一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四十二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四十三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四十四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四十五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四十六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四十七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四十八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四十九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五十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五十一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五十二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五十三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五十四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五十五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五十六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五十七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五十八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五十九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六十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六十一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六十二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六十三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六十四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六十五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六十六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六十七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六十八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六十九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七十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七十一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七十二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七十三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七十四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七十五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七十六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七十七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七十八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七十九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八十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八十一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八十二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八十三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八十四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八十五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八十六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八十七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八十八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八十九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九十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九十一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九十二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九十三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九十四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九十五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九十六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九十七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九十八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九十九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一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二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三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四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五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六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七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八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九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十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一十一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一十二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一十三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一十四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一十五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一十六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一十七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一十八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一十九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二十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二十一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二十二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二十三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二十四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二十五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二十六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二十七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二十八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二十九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三十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三十一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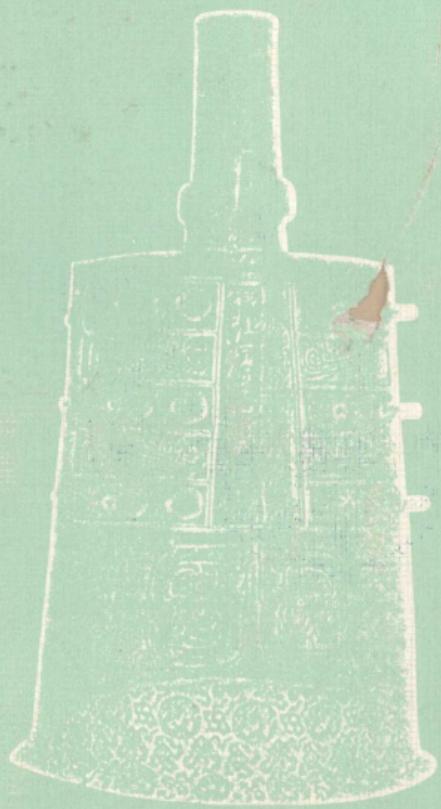
一百三十二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三十三虞

如注文和上聲韻而詩注同

一百三十四虞</



陳新雄
于大成 博士主編

聲韻學論文集

第一冊

木鐸編輯室
木鐸出版社
印行

國學論文叢編第二輯

聲韻學論文集

編號5—0201

主編：陳大新成雄博士

編輯：木鐸編輯室

陽明山一七一信箱

出版：木鐸出版社

臺北三五十四六信箱
局版臺英字第三四九號

發行：顧俊

定價：新台幣八〇元整
美金二元整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五月

聲韻學論文集目錄

六十年來之切韻學	陳新雄	1
音理論	章炳麟	
音略	黃侃	
求進步齋音論	張煊	
切韻五聲五十一紐考	曾運乾	
陳氏切韻考辨誤	周祖謨	
廣韻韻類分析之管見	陳新雄	

六十年來之切韻學

陳新雄

由於敦煌石室藏書之發現，以及清廷內府珍本之開放，廣韻一系韻書所承切韻之真象，始漸為後世所識，由敦煌石室及故宮所保存之韻書經整理行世者計有：

(一)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院藏得自敦煌之唐寫本切韻殘卷三種。按此三種殘卷為王國維手寫石印本，國人簡稱為切一、切二、切三；向來以為藏於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其實乃英人史坦因(Stein)得自敦煌而藏於英倫博物院者。

(二)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藏唐寫本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韻一種。此書有北平延光室攝影本，上虞羅氏印秀水唐蘭寫本。

(三)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唐寫本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韻一種。此本為劉復留法時親自抄錄回來，有敦煌掇瑣刻本。

(四)日本大谷光瑞家藏唐寫本韻書斷片。此本王國維摹入韻學餘說，後又有觀堂別集後編排印本，並附考證。

(五)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五代刻本切韻殘卷。此由魏建功氏搜得，共攝影片十六葉，非盡屬一種韻書之斷片。

(六)德國柏林普魯士學士院藏唐寫本韻書斷片。攝影片為兩種韻書之斷片。

(七)吳縣蔣斧藏唐寫本唐韻一種；此書有國粹學報館影印本。

劉復將以上九種韻書會輯一處，另加古逸叢書影宋本重修廣韻一種，定名十韻彙編，由國立北京大學研究院文史部出版。此書排印乃取上下排列諸本對照之方式，彼此每韻收字多少異同，以及部目部次參差不一之處，均可展卷一目了然。每部之後附廣韵校勘記，書後附載分韵索引及部首索引二種引得，極便檢查。除十韻彙編所收九種切韻系韻書而外，其後賡續發現者，尚有下列數種：

- (一) 宋濂跋本唐寫本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韵·此爲王氏刊謬補缺切韵之全帙。抗戰勝利後之第三年，唐蘭氏於北平見之書估，亟請故宮博物院購得，並經影印行世。今有台北廣文書局影印本。
- (二) 姜亮夫瀛涯敦煌韵輯·姜氏此書乃氏於民國廿四五年之際，止於巴黎，而妙寫攝影巴黎國民圖書館之藏，並及倫敦大英博物院及柏林普魯士學院之藏，搜羅綦富彙輯成編，茲錄其所搜韻書詳目於後：

1. P一二二九卷抄本。
2. P一二六三八卷抄本。
3. P二〇一九卷抄本。
4. P二〇一七卷抄本。
5. 巴黎未列號諸卷之戊摹本 按即P四八七九
6. S二六八三卷摹本
7. 巴黎未列號諸卷之乙摹本 按即P四九一七
8. JIVK75卷摹本 附日本武內義雄本

按卽P四七四六，P四九一七。附大谷光瑞所錄本抄本

- | | | |
|------------------|------------------|------------------|
| 9. S 一〇七一卷摹本 | 10. S 一〇五五卷摹本 | 11. 巴黎末列號諸卷之甲摹本 |
| 12. P 一〇一一卷摹本 | 13. P 一〇一八卷摹本 | 14. VIZI015卷摹本 |
| 15. P 一〇一四卷摹本 | 16. P 一〇一五卷摹本 | 17. P 五五三一卷摹本 |
| 18. 巴黎末列號諸卷之丙摹本 | 19. J II Dia 卷摹本 | 20. J II Dib 卷摹本 |
| 21. J II Dic 卷摹本 | 22. J II Did 卷摹本 | 23. 巴黎末列號諸卷之丁摹本 |
| 24. P 一七五八卷抄本 | 25. P 一七一七卷抄本 | |

26 S五一卷抄本 附P二九〇一卷抄本

抄本不爲影樣照片，摹本則據原卷影摹，P爲伯希和（M. Paul Pelliot）所得，S爲史坦因（Stein）所得，附者爲未見原卷，引自他書。以上諸本以S11〇七及P11〇一兩卷最爲完整。

(三)周祖謨唐本韵書彙輯。此書未見，其詳不得而知。

根據韵書殘卷，首先從事於考訂其系統，比較其異同者則爲王國維氏。王氏關於此類論說，大都收於觀堂集林卷八中。王氏生逢其會，根據此項材料而得下列結果。其唐時韵部先後考，李舟切韵考二文以爲唐人韵書之部次，可分爲二系，陸法言切韵，孫愐唐韵，小徐說文解字篆韵譜，夏英公古文四聲韵所據韵書爲一系；大徐改定篆韵譜所據李舟切韵與廣韵爲一系，徐鉉改定篆韵譜除增三宣一部外，餘與廣韵全同。其書巴黎國民圖書館所藏唐寫本切韵後，唐時韵書部次先後表考知陸法言切韵較廣韵平聲少諱桓戈三韵，上聲少準緩果儼四韵，去聲少稟換過釅四韵，入声少術曷二韵，共爲一百九十三韵。其書式古堂書畫彙考所錄唐韵後考定唐韵有開元、天寶二本，開元本部目與陸法言切韵全同，惟上声較陸氏多一韵；天寶本增平声四，上声三，去声三，入声二。至其書內府所藏王仁煦切韵後則據其部目與部次，平入相配之法，定其音韵學上之價值在陸孫二韵之後，又據其平声上目錄所記呂靜韻集、夏侯詠韻略、陽休之韵略、李季節音谱，杜台卿韵略五家異文，作六朝人韵書分部說，考定此注爲陸法言原文。六朝韵書部目於此可見一班。其唐諸家切韵考一文則考明廣韵於陸韵外，兼綜諸家，除唐韵所列增字諸姓名凡九人外，而李舟等十四家亦未必不加采集，所以字數增多一倍有餘，以上皆爲切韵一系韵書，雖然部目有增損，次序有移易，但主要根據皆互有因襲，陸氏集六朝諸家之大成，而广韵又集唐代諸家之

大成。繼王氏之後而爲韻書系統加以考證者，則爲魏建功氏，魏氏參酌故宮本王仁煦切韻兩本韻目下所引五家異同，而作陸法言切韻以前的幾種韻書（國學季刊三卷二號），各爲考定韻部約數，並加解釋。與陸韻勘其異同，較王氏所論爲詳。至其唐宋兩系韻書體制之演變（國學季刊三卷一號）一文，則歸納兩系韻書體制形式上之不同共得十要項，從此而可得其系統。至其十韵彙編序尤爲利用此類材料作研究工作者之指南。魏氏於序中指出此類殘缺史料可窺測韻書體制之演變，鉤稽韻書源流之脈絡，判斷韻書系統之劃分等三方面之研究。至於魏氏提出利用此類材料作聲韻史研究，尤爲最終之目的。其大端有四：(1)由音類之分合情形，論證聲韻之演變與音值（兩部韻書之比較與一部韻書之分析）。(2)由每韻收字反切之穿錯，考定韻類分合之變遷，並構擬音值之同異。(3)由諸聲系統之分布狀況窺測文字音讀之變遷。(4)由先後時代已確定而系統不同之韻書，分別統計增刪文字與音讀狀況，而爲語言變遷之考證。羅常培氏十韵彙編序則就反切之異同上指出陳澧切韻考所考與切韻真象不合之四點遺憾。

如切韵韻部原非二〇六韻而爲一九三韻，切韵反切上字超出陳氏所舉四百五十二字以外者不少，「凡」字廣韵符咸切，混淆凡咸兩韵之界限，陳氏以爲凡韵字少故借咸韵字爲切，實不知切韵原作扶芝切正本韵字爲切也。眞韵廣韵側鄰切，以莊母字切照母字，與全書聲類系統不符，陳氏未能校出，而切韵作職鄰反，原爲照母字，凡此四項，陳氏以其謹嚴之方法，精密之功力，結果尙不能符合切韵之真象。則全由於材料之不足。可見吾人若願就此類材料着手研究，則觸類引申，必更可發現前所未見之問題。自切韵殘卷相繼問世以後，民國十七年廣州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曾出刊切韵專號，專門討論切韵有關之問題。計收(1)丁山陸法言傳略·簡介陸法言之家世及法言之仕宦出處與撰述切韵之動機

與經過。(2)羅常培切韵序校釋·羅氏以敦煌唐寫本切韵殘卷第二種爲主，而以黎氏古逸叢書仿宋本廣韵及張氏澤存堂翻刻宋本廣韵參校，爲陸氏切韵序詳加校勘詮釋。使切韵序之旨意益顯，而其詮釋「輕淺重濁」之旨，尤多能融會衆說，深入淺出。(3)羅常培切韵探蹟；羅氏此文探求切韵之淵源以爲切韵韵部乃就聲類韵集以下諸書斟酌損益而定；切韵韵目則多沿襲聲類韵集以下之舊文；切韵反語皆有所本，但非專從一家；四聲分配切韵與以前各家多有出入。其論切韵韵部，則謂切韵一百九十三韵之分韵標準有三：一以平上去入分——如「東」「董」「送」「屋」之類；二以陰聲陽聲分——如「齊」與「青」，「侯」與「東」，「咍」與「登」，「模」與「唐」之類；三以開齊合撮分——如「文」撮口，「殷」「齊齒」，「魂」合口，「痕」開口之類。除此之外，其平仄、等呼，陰陽完全相同而分作數韵者，則由於「古今通塞、南北是非」之故也。其論切韵之聲紐則以爲只得二十八類。其所得結論如下：

- (一)切韵反語上字與廣韵並不相同。
- (二)切韵舌上字與廣韵並不相同。
- (三)切韵舌上四紐尚與廣韵無別。
- (四)神禪兩紐實同一類。
- (五)喻爲兩紐實同一類。
- (六)莊紐之字切韵半入照紐半入精紐。
- (七)穿初兩紐實同一類。
- (八)疏紐與心紐不分。

據上結果，其二十八紐如下：雙脣阻·幫·滂·並·明。舌頭阻·端·透·定·泥·來。舌葉阻·照·穿·牀·審·禪·日。齒尖阻·精·清·從·心·邪。舌前阻·喻·舌根阻·見·溪·羣·疑。聲門阻·曉·匣·影。其論切韵又音，則以爲又音有表現古今音異者，有表現各地方音者。(4)丁山唐寫本切韵殘卷跋。(5)丁山唐寫本切韵殘卷續跋：在此二文中，丁氏初以爲唐寫本切韵殘卷第一種爲陸氏原本或伯加千一字本；第二種自東至之七韵爲長孫箋注原本，魚韵而後，非傳鈔裴務齊正字本，卽節錄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韵；第三種疑其爲增訂長孫箋注者。其後丁氏以倭名類聚鈔所引孫愐切韵往往與第三種本同，以是乃定切韵殘卷第三種，卽孫氏切韵之節本。(6)容肇祖切韵考外篇初印本的異文：得陳澧初印本切韵考外篇異文若干，原與切韵殘卷無關，亦略存文献而已。(7)馬太玄切韵晉殘：馬氏此文係就唐大乘基妙蓮華經玄贊引切韵一部分輯錄而成，因題爲切韵晉殘。(8)丁山切韵逸文考：丁氏根據陸德明經典釋文、楊倞荀卿子注、慧琳一切經音義、龍龕手鑑、倭名類聚鈔、涅槃經玄義發源機要、唐寫本唐韵諸書所引切韵之文，輯爲此篇。(9)董作賓切韵年表：董氏此文編輯與切韵及其作者有關之事蹟，作成年表，起周靜帝大象二年（西曆五八〇）盧思道爲武陽太守，終隋煬帝大業五年（西曆六〇九）薛道衡被殺。(10)丁山切韵非吳音說：丁氏以爲陸氏切韵乃彙吳楚燕趙秦隴梁益之音于一編，李涪刊誤執一偏之音以責陸，故扞格而不相入也。(11)陳鈍上下平說：陳氏以爲切韵平聲之分上下，乃以平聲字數，倍于上去，褒爲一帙，頗嫌笨重，故不得不分之爲二也。(12)羅心恬（莘田）氏編輯贅語以爲編輯此部切韵專號，有三點必要。第一欲考明周秦古音，必先明切韵之聲韵系統。第二利用新材料訂前人之缺失。第三欲精密研究隋唐舊音，必先明陸書之真象。其他關於此類材料討論之論文，錄自於後，計有厲鼎煃敦

煌唐寫本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韵考（金陵學報四卷一期）讀故宮本王仁煦刊謬補闕切韵書後（國學季刊四卷三期），蔣經邦敦煌本王仁煦刊謬補闕切韵跋（國學季刊四卷三期），董作賓跋唐寫本切韵殘卷（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第二本），汪宗衍陸法言切韵逸補輯（中山大學語史所週刊六一期），武內義雄唐抄本韻書及印本切韵之斷片（北平圖書館館刊十五期）諸篇，皆屬此類材料之搜集與討論。姜亮夫氏灤汪敦煌韵輯因材料較多，所論尤詳。其譜部第一切韻系統與韻部總錄一文於陸法言切韵系統一節，探索源流，尤多精要之言。其論陸氏所本諸家韵書，則爲撰呂靜韵集韵部考，夏侯該韻略韻部考、陽休之韻略韵部考，李季節音譜韵部考，杜臺卿韵略韵部考，其所據之材料則以P二〇一（按即敦煌王韵卷所列上去入三聲韵目，其子注所列舉呂、夏侯、陽、李、杜五家，參以全王本韻目子注考論而得，每論一家皆條舉其已分別立部各韵韵目，合部各韵韵目，入聲分配問題諸端而詳爲考索，使人展卷而得一目了然之樂。其陸法言切韵考一節，論切韵韵部則據S二六八三、巴黎未列號之乙，JIVK75，S二〇七一、P二〇一、S二〇五五諸殘卷考定切韵韵部一九三韵。以廣韵比勘少平聲諄、桓、戈；上聲準、緩、果、儼；去聲臻、換、過、蹶；入聲術、曷共十三韵，故其結論以爲陸氏韵部之分，蓋斟酌呂、夏侯、陽、李、杜五家而定，其自爲斟酌者則別殷于臻，別痕于魄而已。因謂陸氏切韵實「集諸家音韵，古今字書」，字爲之析，審定音切，斟酌損益而成書五卷，包羅古今南北不同之音，此卽陸生精心結構之所在。』其論切韵韵次之安排，則謂韵與韵排比之次，則以韵尾收声主要元音相近者爲次，其四声一貫與否之次，則平上去三声自相貫，至於入声，雖多與平上去之阳声相應，而排列次序則未密合，至入声排列次序不與平上去相應，則陆氏于阴阳入三分之理至明，故不以四声混一之。其論切韵之卷数，则以四声分卷爲大

例。而分爲五卷者，平聲字數過多，與上去入差池，故分爲二卷，以求勻稱。其論切韵韻首紐首之安排，則謂以韻統紐，以紐統同音字爲其大例。論其注音方法，則以反切爲主，至陸氏反語用字，則全部本于舊音而無新創。斟酌去取於各家反語之中，突過先人一方一地之音，而達成其保存南北是非古今通塞之標準，至其酌錄一字之又音又切者，則其「剖析毫釐，分別叢累」之處。主於一反者，所以論定是非，兼存各家者，所以別具通塞。論切韵之注釋，則謂其書主於注音，故一字之主要注語即爲反切。至其字義，本非要圖，是以陸氏原書注解極少，其通用字多無注釋，持與長孫氏以後各家韵書相較，其注釋不同者，蓋有數事，一不言姓氏，二不引書籍，三少載地名，四不列奇說異聞。此皆足明陸氏雖採字書，而其所重在音不在義。至論切韵全書字數，則據 S 二〇七一推索而得一結論云：『陸氏全書字數，爲封氏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減去新加六百字。』其切韵系統諸家考一節，則以爲 S 二〇七一按即爲最反切以反語爲主少用直音，皆仍陸氏謹嚴面貌。故定爲最近陸氏原本。其論長孫訥言篆注本切韵要點，則以 S 二〇五五及巴黎末列號之甲爲據，認爲長孫本毫無更定陸氏音學上一切成分之處。在陸韵系統上，但有葆抱之功，並無推進發展之用。其論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韵要點，則以爲王書之主要任務乃在加字加訓，刊正謬誤也。除上聲增五十一廣、去聲增五十六嚴，合共一百九十五韵外，其於韵部之分合、韵次之先後，全與陸氏原书無殊。王书注釋，大體以說文爲本，說文所無，則用玉篇，玉篇無之，则本字林，下及史漢舊義，人名傳，時人常說奇字，與當時君誦地名職官，亦無不載，而多載地名，則其書

之特色。其論孫愐唐韵之要點，則以國粹學報影蔣氏藏唐寫本唐韵及P二〇一八、P二〇一六，柏林藏V121015諸本爲據。其P二〇一八、P二〇一六兩卷即王國維氏所言開元本唐韵者也。而V121015與蔣氏藏本則所謂天寶本唐韵者也。開元本上去聲較S二〇七一各增一韻，與王仁煦本同。天寶本則分出移
轡二字于齊韵爲一部，別諄與真，別桓與寒，別戈與歌是聲上去準，別術于質，別曷于末；除移轡廣韵未別出外，則廣韵韵部之分立，皆本之孫氏也。其從切韵到廣韵一節，首論廣韵前身之五代北宋切韵之要點

，姜氏謂其韵輯所收屬於五代刊本者有二種，第一種爲①P二〇一四第一、三、四、五、六五種，共七紙；②P二〇一五卷一紙；③P五五三一卷之第一種，巴黎未列號之丙爲P二〇一四第一種之殘段。

第二種爲①P二〇一四之第二種；②P二〇一四之第七種，即與第二種遙相連接之殘葉；③P五五三一之第二種即P二〇一四第二種之後葉。五代刊本就板本言，雖爲兩種，而就韻系言，則爲同一系之韵書

，自韵部言，全書共二百十部，較法言多十七部，較廣韵多四部，此全書之最大特點。①即平聲仙分出宣，上聲猶分出選，入聲薛分出雪。②蒸登兩韵分在鹽添二韵之後。③入聲術分出聿韵。④入聲尙多一部與痕相配之韵。⑤昔併入錫韵。⑥入声韵次一仍陸氏之舊。惟質後多聿，術曷分立，沒後多出一韵，

昔歸入錫，緝藥鐸之次改爲藥緝鐸。此卷實以陸氏切韵爲據而集各家增訂注釋之說，分之組之，增益文字義訓，兼採李舟分部之說，別爲編排而直接影響於廣韵。至屬於北宋刊本者，則JII DI藏柏林普魯士學院，凡四種六葉，乃同一刻本之散片，姜氏斷爲略後于五代刊本之孫愐一系韵書，而又直接影響于廣韵之母本，理由則其卷韵部與廣韵同，收字最多而爲唐人韵书所無，字義與廣韵合者十之九五，字次先後與陸系相同與五代異，韵中所載各紐無在陸系韵书之外者。姜氏結論以爲北宋重修之廣韵，雖已顧及

當時語音實際，採用李舟諸人之說，而基本上仍承受陸氏切韵系統。至其所附魏晉至宋諸家韵書韵部總譜尤便對照參攷也。而其譜部所列諸隋唐宋人韵書反切異文譜，諸韵切語上字不見於廣韵諸字譜，諸韵切語下字不見於廣韵諸字譜，於瞭解反切，考鏡音理，均具參考價值。

至於論及切韵、廣韵一系韵書之聲韵系統，則首推餘杭章炳麟先生，章君國故論衡音理論於廣韵一書有精闢之批評。以爲廣韵所包，兼有古今方國之音，非並時同地得有聲勢二〇六種也。季宋以降或謂闔口開口皆四等，而同母同收者，可分爲八，是乃空有名言，其實使人梗介不能作語，驗以見母收舌之音，昆閩君撮口根_開齒_齊以外，復有他聲可容其間邪？原其爲是破碎者，嘗覩廣韵集韵諸書分部絲襯，不識其故，欲以是通之耳。因是章君之意蓋以爲一韵之内，就音理言至多分爲四類，至其一韵之内同音而分兩紐者，則以爲切韵所承聲類韵集諸書掌嶽不齊，未定一統故也。並舉五支韻中文字證之曰：『媯切居爲，規切居隋兩紐也；虧切去爲，闔切去隨兩紐也；奇切渠羈、歧切巨支兩紐也；皮切符羈，婢切符支兩紐也。是四類者，媯虧奇皮古在歌，規闔歧婢古在支，魏晉諸儒所作反語，宜有不同，及唐韵悉隸支部，反語尙猶因其遺迹，斯其證驗取箸者也。』章君之言重紐，可謂中其肯綮。繼章君而起則蘄春黃侃先生最具成績，黃君於廣韵一書，最所精究，日必數檢，韋編三絕，故于其中義蘊闡發無遺，其言廣韵之聲類，則據於陳澧切韵考所考四十類，益之以微母而主四十一聲類之說，四十一聲類之目如下：

喉音·影曉匣喻爲

牙音·見溪羣疑

舌頭音·端透定泥

舌上音・知徹澄娘

正齒音・照穿神審禪

莊初牀疏

齒頭音・精清從心邪

重脣音・幫滂並明

輕脣音・非敷奉微

半舌音・來

半齒音・日

廣韻聲紐黃君析爲四十一類，大致已可得其綱紀，後世雖增訂多家，不過在於洪細之間，要於音值未有大異也。黃君之論廣韵韵類，以爲陳澧切韵考據廣韵切語下字以定韵類，有一韵只一類者，有一韵有二類三類四類者，計得三百十一類。黃君以爲陳氏所分猶未盡善，有二類不同陳氏未加分析者，則誤呼之不同，析爲三百三十九類。其言曰：「脣音但有合口，而可以切開口之音，開口之音亦可以切脣音，此由脣音介於開合之間，故可以互用爲切，開口之音至脣而必合。有豪咍等韵本無喉、牙、舌、齒四類之合口音，而其脣音，則無非合口也。」等韵家不悟是理，往往同一脣音，而一屬之開口，一屬之合口。切韵考專據切語下一字分類，而四聲相承者，每有在平爲開，在上爲合，如冥茗二音相承者，以冥用莫經爲切，經在青韵爲第一類，則以冥歸第一類，若用莫迴爲切，迴在迴韵爲第二類，則以茗歸第二類。